



陀斯契加耶夫
和別的人

高尔基著

陀斯契加耶夫和別的人

高尔基著
芳信譯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М. ГОРЬКИЙ
ДОСТИГАЕВ И ДРУГИЕ

根据《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ом 18 (Государ-
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译出

陀斯契加耶夫和
别的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069·489 字数78,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frac{5}{8}$ 插页1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 (7) 0.35 元



《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国立瓦赫坦戈夫剧院演出



《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莫斯科艺术剧院1938年演出

人 物

陀斯契加耶夫

叶丽扎維塔

安扞尼娜

阿列克謝

巴夫林

茲奉佐夫

娃尔娃拉

克謝尼雅

多納特

格拉菲拉

塔伊霞

米拉尼雅

舒拉

普罗波捷依

嘉欽

拉普捷夫

卡尔米柯娃

李雅比尼恩

大胡子兵

庫茲明

牧師約西夫

崔冥——地主

古冥

聶斯特拉司尼

維克多——聶斯特拉司尼的兒子。

特羅叶魯可夫

采洛瓦尼叶夫

李索高諾夫

莫克羅烏索夫

別特靈

冉娜

楚古諾娃

康斯坦丁 } 她的兒子。
索弗朗 }

第一幕

商人俱樂部。富麗堂皇的客厅，對着觀眾，掛着一幅亞力山大三世挺直身子、戴着皇冠的画像，——他那胖黑的身材襯着淡藍色的底子，在他後面，有一排圓柱，使人想起列寧格勒的交易所。舞台深處，有兩個寬大的門通兩面透光的大廳，隱約看見一個講台，上面放着一張鋪着紅呢的桌子，桌後的牆上，有個鍍金的畫框，尼古拉二世的画像已從框子里給取出來了，畫框上交插着兩面紅旗。在會議休息時，大廳里還有几小組人留在大廳里談話，接着他們也漸漸地散了，向客厅走去；客厅左面有門通酒吧間。右面有門通牌室。在靠近這個門的犄角里，小老头兒約西夫坐在一張軟椅的沿兒上，在卷漏斗形的自卷香烟；這位牧師穿着一件窄腰肥袖的長袍和一双庄稼人的長統皮靴；尖鼻子，禿頂，戴着眼鏡。巴夫林、聶斯特拉司尼和李索高諾夫從大廳里上。波爾費利·彼特羅維奇·聶斯特拉司尼是從前的市長兼米哈伊爾·阿爾漢蓋爾的地方幫會的會長；他拄着手杖，走路有點癩。庫濟馬·李索高諾夫是個工廠主。

李索高諾夫 巴夫林神父，你待會兒說吧，我要去叫杯

茶去。(站住，照着沙皇的画像，叹了口气) 怎么样，陛下，你的兒子被逼退位了吧？嘻嘻嘻……

聶斯特拉司尼 (靠近桌子坐下，愁眉苦臉地) 我看得很清楚，立宪民主党人想利用列宁和布尔什維克来吓唬我們。他們的計劃就是恐吓。

巴夫林 这么一来，我担心您会犯錯誤的。列宁是唯物主义和恶魔的化身；他把塵世上的最粗暴的恶魔的智慧体现了出来……

聶斯特拉司尼 你是第二届国家杜馬中的社会革命党人，你是不是把天堂的智慧体现了出来呢？

巴夫林 您的諷刺是不大适当的。在第二届国家杜馬里，您要是記得的話，宗教界有很多代表，这就很可以表示人民的意志……

聶斯特拉司尼 是呀……牧师們都高兴極了……

巴夫林 我們只要仔細瞧瞧，就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党不采取恐怖手段，尽可能和立宪民主党打成一片，可是后者的丑恶只是比前者少点而已，因此，我們看到它包含着更进一步的右倾。

采洛瓦尼叶夫和特罗叶魯可夫走过来，靠着桌子坐在一塊兒。采洛瓦尼叶夫是本市屠宰場的老板；特罗叶魯可夫是个面粉商，五十岁，長得非常像亞力山大三世；他自己也知道他象皇帝。瓦西里·陀斯契加耶夫站在大厅門口和莫克罗烏索夫談話。莫克罗烏索夫穿着便服；他管俱乐部的总务。和陀斯契加耶夫一样，他

在这整幕戏里不时在舞台上隱約出現。陀斯契加耶夫，这位俱乐部的主任，把两手插在口袋里，留心听着大家談話，有时加入大家的談話，有时独自站着，沉思地輕輕吹着口哨。

采洛瓦尼叶夫 你們在談什么？

巴夫林 哦，波尔費利·彼得罗維奇說，立宪民主党人存心拿列宁和他的党徒来吓唬我們；我知道，他們所以要吓唬我們，就因为商业界的人們左傾，还为了讓他們那些立宪民主党人来支配我們……

采洛瓦尼叶夫 巴夫林神父，难道你不是立宪民主党人嗎？

巴夫林 絕對不是，而且决不向他們低头。我根本……

陀斯契加耶夫（走过去）嗯，根本，这是什么意思？

巴夫林 我覺得，要是沙皇也承認自己不起作用或是什么的，那你們就得另选別人。我們国内还有留利克^①的后裔和各路諸侯的子孙……都是很享福的……

李索高諾夫回来，侍者端着一杯茶和一壺白兰地上。

陀斯契加耶夫 后裔，这些綉花枕头……

特罗叶魯可夫 咱們就跟做梦似的……

李索高諾夫 他們在酒吧間大罵茲奉佐夫——可有意思哪！

① 留利克相傳为俄罗斯开国始祖。——譯者注。

采洛瓦尼叶夫 是呀……这位临时政府的委員，就像咱們的省長一样……

特罗叶魯可夫 (懶洋洋地) 不久以前，他不是在我的賬房間里乖乖地等着我叫他嗎？

聶斯特拉司尼 陀斯契加耶夫，你怎么說呢？

陀斯契加耶夫 我在听你們說。

聶斯特拉司尼 你老是要滑头。

陀斯契加耶夫 我跟你們学。

聶斯特拉司尼 真不知道你想往哪兒走！

陀斯契加耶夫 那么，波尔費利·彼得罗維奇，你想往哪兒走呢？

聶斯特拉司尼默不作声。大家都瞧着他，等着他說，可是沒等到。

巴夫林 对啦，茲奉佐夫先生还在演說里提到了教会，提得很不客气。在許多習以为常和輕率的謾罵中，某些知識份子先生們老是攻击宗教界，甚至他指出，要从祈祷仪式中把古斯拉夫語言取消，好讓教徒們的灵魂——我們人民天真的灵魂更能了解上帝的声音。

聶斯特拉司尼 (阴沉地) 天真！你也这么說！……那你就把指头塞进它們的嘴里去吧，天真……这些狗东西！

采洛瓦尼叶夫 他們临陣脫逃。

李索高諾夫 所有的俄国人都在临陣脫逃……

巴夫林 (激动) 这都是大肆惡意宣傳思想自由呀、人民

意志呀等等的結果……

聶斯特拉司尼 可是在第二屆國家杜馬裏的時候，你還是跟社會革命黨人勾結在一塊兒，而且你自己把這一切都宣傳出去。

巴夫林 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既然我們把話題回到茲奉佐夫委員先生的演說，就應該說：他關於語言的意見是站不住腳的，天主教的教堂一直都是用拉丁話作禮拜。

牧師約西夫把漏斗形的自卷紙烟卷好了，抽起烟來。

巴夫林 可是，天主教的威信和權力並不因此就受到損失，甚至像路德之類的邪教徒的攻擊也……

聶斯特拉司尼 別說了，巴夫林神父，我們聽講聽得都膩了，簡直都快吐了。

特羅葉魯可夫 別忙，讓我听听。

聶斯特拉司尼 不管給你吃多少亂七八糟的東西，你總是填不飽的……

巴夫林 (冒火地) 波爾費利·彼特羅維奇老兄，您和您那一群人都一樣，都要被可怕的命運的意志拖進政治的漩渦，這對於不熟習此道的人是很危險的。因此，您就必須知道，一切有頭腦的人就該為自己把危害人類的愚昧揭發出來，把隱藏在不能了解和不可捉摸的狡猾的理智中的、那種真實和神聖的大智大慧宣揚出來……

李索高諾夫 對。噢，對！

特罗叶魯可夫 咱們就跟做梦似的。真是活見鬼……

巴夫林 (坚决地) 宗教有的是对付誘惑和魔鬼的武器。

聶斯特拉司尼 我并不反对宗教。

巴夫林 而且，因为有各种防御的武器，宗教就應該有發展，就應該趋于完善。因此，既然我們失去了塵世的領袖，就得用宗教的領袖来代替。在莫斯科，人們已提出了有关总主教选举的問題……

聶斯特拉司尼 你說說，我們該怎么办呢，我們該怎么办呢？

李索高諾夫 我們嗎，亲爱的朋友，哪怕讓一个惡魔来領導我們都成，——只要恢复秩序，事情就好办了。

特罗叶魯可夫 (憂愁地) 朋友們，我們所做的事情好像什么也不是！我們尽說廢話。就拿那些娘們來說吧……革命并沒妨碍她們。她們并沒扔下自己的活兒不干……黃瓜——她們腌上了，白菜——她們漬好了，蘑菇嘛……

陀斯契加耶夫 古宾来了……

巴夫林 真不願跟这种……坏蛋見面！(連忙向右門走去，看到了約西夫) 哦，約西夫神父，原来是您在抽馬合烟啊？您怎么在這兒抽馬合烟呢，啊？

約西夫 没什么可抽，什么也沒得抽！

巴夫林 你把烟戒了吧！這兒又不是小飯館。

聶斯特拉司尼 (把他推到門边) 走吧，要不然，又要鬧起

来了……

巴夫林和聶斯特拉司尼走了，李索高諾夫跟在后面，从半掩着的門縫里向客厅里望望。古宾从大厅里上——他是个又笨又胖的人，臉浮腫，有一对厚顏无耻的眼睛。阿列克謝·陀斯契加耶夫陪着他。

古宾 这就是她嗎？

阿列克謝 是呀。

古宾 你是說那个穿着淡青色衣服的紅髮女人嗎？

阿列克謝 是，是……她就是冉娜·古斯达沃芙娜。

古宾 还不坏，她是个出色的騷貨！是个到了可怕年齡的臭娘們……

阿列克謝 您是想說中年嗎？

古宾 我不过随便說說罢了。所謂可怕的年齡就是，三十到四十之間。最有味道。你懂了嗎？

阿列克謝 不完全懂。

古宾 你父亲可比你聪明，虽然……他赶不上俾斯麦！好，小色迷，喝香檳去吧。

約西夫 可尊敬的阿列克謝·馬特維耶維奇……

古宾 什么？

約西夫 我恳求您——您打死了我的鵝，請您賠我……

古宾 啊哈！是你呀？我不是已經跟你說过了：上法院告我去。

約西夫 除了上帝，誰也不会审判您……

古宾 胡說，会的！滾。我跟你再說一遍——上法院去

告吧。你要是不告，下回我还要打死几只……懂了
嗎？

約西夫 阿列克謝·馬特維耶維奇，我可要登您的报
了。

古宾 干吧！登去吧！找大主教去吧！干吧……（到酒吧
間里去了。）

約西夫掏出烟荷包来卷紙烟，一想起不能抽馬合
烟，就把烟荷包藏起来，痛苦地揮一揮手，重新坐到特
角里。

采洛瓦尼叶夫 巴夫林就怕古宾！

特罗叶魯可夫 这个傢伙，誰不怕他！

聶斯特拉司尼上。

李索高諾夫 可是，还是牧师們拆了他的台。

采洛瓦尼叶夫 未必吧，这是波尔費利·彼特罗維奇把
他从市長的席位上硬轟下来的。

聶斯特拉司尼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大主教这样干
的，因为有一次在做弥沙的时候，古宾曾揪过助祭
的头髮。

特罗叶魯可夫 應該送他进瘋人院……

聶斯特拉司尼 現在需要建設一座瘋人院。

李索高諾夫 听，他們在酒吧間吵起来了！我去瞧瞧。

大家都下。只剩下特罗叶魯可夫，装出一副威严
的样子，摸摸鬍子，瞧瞧沙皇的画像，然后对着鏡子照
照。到白兰地，站起来，喝酒，作咯咯声。

約西夫 祝你健康。

特罗叶魯可夫 (沉思地)我并没打噴嚏。

約西夫 对不起，我听錯了！

特罗叶魯可夫 你是从哪兒来的？

約西夫 从科馬罗夫的郊区来的。

特罗叶魯可夫 是……啊……你在这兒等什么人嗎？

約西夫 等修道院院長米拉尼雅姆姆，她叫我来的。她

約我在这兒見她。

特罗叶魯可夫 她来了。你喝点白兰地嗎？

約西夫 咱們哪有啊！能有点土酒就行，恐怕連土酒都

找不着！唉，俄国完了！

特罗叶魯可夫 給你，喝吧！

約西夫 十二分謝謝您！祝您健康。嚇……多么……好的酒啊！

特罗叶魯可夫 (十分滿意地)冲嗎？这就对了。再来一杯……

別特灵从酒吧間上，后面跟着陀斯契加耶夫和莫
克羅烏索夫；而李索高諾夫呢，却在別特灵前面忽左忽
右地跑着。

別特灵 (輕視而又埋怨地)您別蹦了！請您安靜点兒……

李索高諾夫 有机会跟大人談話真使我兴奋極了……

別特灵 好吧，我坐下来。您也請坐吧！嗯，您有什么
貴干呢？

李索高諾夫 您的高見，大……

別特灵 您直截了当說吧，用不着客气……

李索高諾夫 据說，列宁这个布尔什維克，是他們虛构出来吓唬我們的……

別特灵 怎么会是虛构出来的呢？

莫克罗烏索夫 啓禀大人：列宁在他的同党被捕以后，就逃到瑞典去了。真有列宁这个人。

从酒吧間和大厅里走出許多人來，把別特灵圍住，瞧着他。嘉欽从人群里出來，靠牆站着。米拉尼雅也出來，坐在沙發上。牧师約西夫走到她跟前，鞠个躬，把一張紙遞給她，跟她說了几句話。米拉尼雅帶他到大厅里去。过了一会兒，这个小牧师很快地溜进酒吧間去了。

別特灵 是呀！当然囉，瑞典会把他引渡給我們。瞧，您是市參議会的委員，又热心政治，可是坐汽車就沒法在城里的街道上通行。明白了嗎？現在我要提醒您，在政治方面，我們有临时政府……

李索高諾夫 对不起！当然囉，我們都是野蛮人，而且應該相信誰，我們也不知道。

別特灵 瞧，您又跳起来了……又乱愧了，又蹦了……

李索高諾夫 大家都一口咬定說，就是本城也有布尔什維克呢。

別特灵 那些臭娘們的无稽之談可以不去睬它。

李索高諾夫 这可是茲奉佐夫委員的太太說的。

別特灵 什么？我不信。我了解她，她是个慎重的女